

第六屆兩岸歷史文化研習營——山東營研習心得報告

黃文瀚 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博士生

藉著此次的山東營—齊魯文化的研習與田野調查，頭一回來山東孔廟朝聖，看到萬仞宮牆那麼高聳，臺灣孔廟的宮牆高度可能連三分之一都不到，如劉姥姥逛大觀園，實在吃驚。但也免不了有大失所望的地方，建築雖然宏偉博大，但是在大成殿前看到許多攤販熙熙攘攘叫賣著，遊客們忙著拿香祭拜孔子以求登科進寶，這與孔子「不語怪力亂神」、「未能事人焉能事鬼」的精神實在大有出入，是不盡完美之處。山東在發展觀光推展孔孟，廟方實在是必須藉由民間信仰捻香祭拜以求學業進步來索取利益經費，是可以理解之處，希望在未來能慢慢改善此頹風，才能真正稱得上「神聖空間」吧？

以下想簡單的談論齊魯文化的孔廟田野調查的觀察，即是比較出曲阜孔廟與台灣孔廟之不同處，最後補充齊魯文化考察的未盡之處。

首先，關於田野調查方面。那天我請問了黃進興老師：「為何台灣東部地方的宜蘭孔廟與其他區域的孔廟有其不一致的地方？」我提出了宜蘭孔廟東廡有擺放女性牌位的「節孝祠」，在清代實屬難得一見的情況，因為孔廟制度上閒雜人等是不能隨便進出的，地方孔廟以士人陪祀的情形是有，但已然是一件罕事，況且還是女性。

黃教授回應說：「宜蘭孔廟是宜蘭仕紳所建，屬於地方上的孔廟。中央與地方的孔廟有其制度與建置上的差異，比方京師的孔廟跳八佾舞，而地方的孔廟跳六佾舞，即是有制度上因地制宜的情況。」

在觀察台灣地區如台南彰化宜蘭等地孔廟中，發現清末台灣士人都以入祀地方孔廟陪祭為榮(董顯亮同學私底下有跟我說一件誇張趣事，就是台南府城孔廟有一位地方望族為了家族的榮譽賄絡孔廟以求陪祀的情況，此節還待我回台灣查證)，黃老師所說的中央與地方孔廟有建制上的不同處，基本上，地方與中央大致上是差不多，但還是有其地方官府「因地制宜」、「迎合民情」的情況存在。我是非常同意的，但我想提出的問題是關於「女性」的三個假說，是因為「明清時期，單身漢隻身渡海，來臺開墾的羅漢腳眾多，僧多粥少，漢人多與平原地區的平埔族通婚，又娶了番女後可以順帶繼承田產，而宜蘭平埔族的噶瑪蘭是母系社會，女性地位高，在漢人多與平埔族女性通婚後，所以女性地位提高」呢？還是因為「宜

蘭屬偏遠邊陲之地，平埔族強悍出草獵捕漢人人頭，待漢人吳沙帶兵開墾後，晚至嘉慶年間置為噶瑪蘭廳，並無設置貞節牌坊的先例，以變通的方式讓忠貞守寡婦女為榜樣，所以女性入祀孔廟」呢？甚至是因為「前述僧多粥少的情況下，女性再嫁情況普遍，所以宜蘭孔廟迎守節三十年的二十七位女性入祀，以挽頹風，樹立楷模」？我覺得最後的原因可能是比較具說服力的。當然，此「節孝祠」之例，反映出宜蘭孔廟的建置變異，地方孔廟因地制宜的權宜方式。

至於宜蘭孔廟為何與山東孔廟建置上還有什麼特別之處，除了黃進興教授所提到的「八佾舞與六佾舞在中央與地方孔廟的等級差別」，以及前面我所提到的「宜蘭孔廟節孝祠」的女性入祀情況。更藉由山東田野調查之功，看到曲阜孔廟與地方孔廟不盡相同之處，如萬仞宮牆、泮池、青雲橋、禮門義路、櫺星門、大成殿、東西廡、崇聖祠等等都建的比地方孔廟來得宏大，是不在話下的，在崇聖祠方面，台灣稱為崇聖殿，是在大成殿的正後方，祀奉孔子前五代祖先，而山東是稱為崇聖祠在東面，祀奉孔子與四配的前五代祖先。

最後想要提醒的，在前面提到宜蘭孔廟「節孝祠」的例子，不全然代表當時女性地位提高，只是想提出地方孔廟的特殊之處，而在當時台灣社會還是由男性漢人所主導的，宜蘭設廳之初並未興建孔子廟，直到清同治四年起創宜蘭孔廟。節孝祠供奉著清代奉旨入祀的婦女二十七位，最早的牌位在光緒年間，這情況在台灣孔廟的建置當中已是首例。

第二，齊魯文化蘊含中華古代思想，與許多諸子學說有莫大的牽連。例如稷下學宮的黃老之學、墨子思想以及公羊學。

一提到黃老之學，最先產生的問題即是，黃是誰？老是誰？為何田齊需要建稷下學宮招攬天下之士？又田齊為何以黃老之學為主流學派，為何一定得是黃帝或是老子學說呢？黃老之學緣起於戰國，興盛在漢初。所謂黃老，即是黃帝與老子，名為黃老。因為它是以老子學說為核心基礎，哄抬黃帝以為標誌，兼採諸子之學，將「無為而無不為」的原始道家思想轉變為「陰謀御下」之術，所以它多主張戰爭侵略、陰謀控制、外王經世、領導統御的強化。

與齊魯文化相關的，當然還有魯班與墨子，魯班是魯人沒什麼問題，但在魯班的死敵—墨子國籍的上還有值得發揮之處。關於墨子的國籍，亦是一個紛訟未決的問題。現在書籍中並無明確記載，歷史上也有不同的說法，曾有宋人說、楚人說、魯人說等。其中魯人說已為墨學界絕大部分人認可。山東騰州有墨子與魯班紀念館，墨子學會在山東也有一定的影響力，所以我認為齊魯文化還是有許多

可待發揮與研究之處。

這次的研習與我過往的學習有很大的差別，除了基本授課課程外，添加了大量的討論、閱讀與田野考察，從多方面聚焦對於山東古蹟的認識。但全方位了解一座歷史悠久的城市古今歷史與面貌往往是相當複雜多變的，短時間內的考察與思辯仍然是不足的。不過此次的田野經驗的確惠我良多，可以擴大日後研究路途的豐富性。

在與同組小夥伴與導師十二天的相處陪伴下，累積了相當豐富的情感。在分組討論與綜合討論中兩岸青年學者相互交流與激盪學術，在田野調查中彼此不畏風雨相互扶持，更增進情感而相濡以沫，是此次山東營的最大收穫。感謝大會辦此有意義與價值的活動，未來還望多多舉辦。